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廣東學詩目録　詩說

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温從準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虞東學詩目録　　詩類

卷一

國風一

周南　召南

卷二

國風二

邶　鄘　衛

卷三

國風三

王　鄭

卷四
國風四 齊魏唐
卷五
國風五 秦陳檜曹豳
卷六
小雅一 鹿鳴至鶴鳴
卷七
小雅二 祈父至四月

卷八
小雅三北山至何草不黄
卷九
大雅一文王至板
卷十
大雅二蕩至召旻
卷十一
頌一周頌清廟至武

卷十二

頌二 周頌閔予小子至般 魯頌商頌

臣等謹案虞東學詩十二卷

國朝顧鎮撰鎮字備九號古湫常熟人常熟古海虞地鎮居城東故亦自號曰虞東乾隆甲戌進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是書大旨以講學諸家尊集傳而抑小序博古諸家又申小序而疑集傳集傳既不敢不從小序又不可竟

廢于是委曲調停騁騎於兩家之間謂其說本無大異是亦解紛之一術也徵引者凡數十家而歐陽修蘇轍呂祖謙嚴粲四家所取為多雖鎔鑄羣言自為疏解而某義本之某人必於句下註其所出又集傳主於義理於名物訓詁聲音之學皆在所畧鎮於是數端皆精心考證具有根柢不徒以空談說經在漢學宋學之間可謂能持其平者矣書雖晚

出於讀詩者不為無裨也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例言

一

欽定詩經傳說彚纂備錄古義是書一遵彚纂引据經傳及諸家義疏以證明之

一序說惟首句為古序餘則經師各錄所聞以綴其下先儒論之已詳今惟以序首一句為主序下之言則擇其合者取焉

一毛傳持義正而語未詳鄭箋引据博而擇未精

今惟取其詳且精者不敢曲徇也

一集傳採輯諸家歸于一緒大撤詩之障蔀為功後學不淺說者謂其盡棄古說獨以巳意行之此殊不然詳求朱子說詩大㫖與序首不合者特十之二三耳至其訓釋辭義取之傳箋疏者尤多固未嘗盡棄古說也今於古序及集傳不同之處必求稟据明確者從之其有别義可通者則列之圈外亦竊取朱子之義云

一朱子序辨大都駁斥經師傅會之說而於序首一句指駁殊少除國風刺忽刺僖刺淫外惟小雅刺幽及頌中郊禘等篇耳書中頗費考核

一考證詩義當引他經之明切者為据而史漢之與經合者亦參訂焉一切竹書呂覽管韓諸子之書義難信据槩不敢及

一三家之說見於薛君章句及崔靈恩集注者閒亦及之以存舊說之一二其子貢詩傳申公詩

說顯屬後人偽撰並不採登

一古今詩說最繁錢氏詩牖序所載有書可考者一百一十八部其見於漢志隋志唐志宋三朝志四朝志中興志不可更僕數而其中卓然可傳者推歐蘇吕嚴四家而王景文之總聞錢文子之詩傳曹粹中之詩說陳少南李迂仲之詩解亦如驂有靳元明迄今篤學稽古之士勃焉有作所愧耳目短淺無以盡睹前人述作之美

今所採者不出數十部而取裁於歐蘇呂嚴居多云

一採用成說或於文內指明或於句下注出不敢掠前人之美也其有無關大義順文寫過或未見本書暗與之合不能保其必無惟知言者諒之

一音韻之學本非所習今用嚴氏質疑本以通韻為主其不可通者則以轉通之蓋五音得二變

以為之旋轉而無不可通之音矣又古人一字恒有數音音隨義變而詩中亦有用此音不用此義者如關雎卒章鐘鼓樂之徐音五教反板六章牖民孔易鄭音亦之類又不在通轉之例並為添注以備考尚冀審音君子加訂正焉

虞東學詩詩說

宗人府主事顧鎮撰

序說上

詩之有序如頭面之着眉目非是即不復省釋為何人故曰學詩而不求序猶入室而不由户也顧本書既不著作者姓氏史傳所述又言人人殊大約信序者必欲推之卜氏而疑序者必欲斥為衛宏二者亦皆有之而

皆非也子夏之生去詩亡甚遠安能臆度而為之序韓愈氏謂智不及者篤論也衛宏後子夏千數百年顧以子夏之智所不及者而鑿空為之其又安能乎二者之失可一言蔽已葢序之由來本於國史序中已明言之惟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案所以綴詞其端以授太師而登之絃歌藉非當日隨事紀實則雖孔子之聖無以知之而況於子夏況於衛宏乎程純公所以深信小

序而斷其為國史所作無疑也然以為二者亦皆有之
何班固之傳毛也曰毛公之學自謂出於子夏而家語
稱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注家舉毛詩序實之而蕭統
信焉遂取關雎一序編之文選而題為子夏隋志所謂
先儒相承者也不知子夏特習之而傳其說耳即使子
夏為之亦必据乎國史而不能自以其察言經師推崇
所學欲援子夏以為重後儒沿而成訛此其實也若敬
仲學於謝曼卿曼卿之學出於毛公其淵源蓋有所自

傳習之餘纂述所聞以相證驗理宜有之隋志謂更加潤溢者是已而范史直以為宏作詩序則不察之過也程泰之曰發序兩語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者宏序也古序與宏序混并無别耳今讀其詞往往反覆煩重非出一人之手其為衛宏等之集録殆非臆論頴濱蘇氏欲止存其首之一言庶幾得其體要者矣要之序不必為子夏作而終不可廢不必盡出於衛宏而亦有附會牽合者求之本經然諸羣籍擇其義炳事白者而

從焉可也

序說下

有問於予者曰序之本於國史子既信之篤矣然子朱子謂周禮太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說云何曰古者聯事通職更相叅佐故瞽矇職諷誦而小史主定之若內史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則詩亦納訪之一也外史掌四方之志及三皇五帝之書則序之所陳亦志記之屬而前朝之典在焉國家圖籍隸於史氏自古及今未之

或改言書則羣籍皆在未必詩之不在所掌也問者曰子之說讜已而六詩之教掌於太師則掌詩自有其人於國史乎何居曰太卜實掌三易而韓宣子觀書於太史見易象與春秋豈非太師太卜特掌其教與法而書則藏之太史者乎曰國史既作詩序而序中復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豈自為之而自贊之歟曰此漢儒所附益也國史所題者發端兩言所謂古序者也餘則毛公衛宏隨所見聞而加之潤溢者前之說著已子何疑於

是曰然則程子謂大序非聖人不能作者何復與前說相戾也曰是篇所引多聖人之遺言故程子尊之而非謂序果聖人作也若夫大序之名原於皇甫謐沈重而成於蕭統之文選於義無取孔氏正義云諸序皆一篇之義而此為篇端故特以詩之大綱總舉於此范氏明序篇云關雎為一經之首併論三百篇之大指猶易乾坤之有文言故特詳焉而程子沿於舊名目為大序則亦以無關要義而不加察爾朱子割其首尾以為小序

而自詩者志之所之以下為大序亦似於諸序中多添一序不若盡去大小之名而但别白古序經師之說則得失判然無庸費辭矣今觀朱子所辨多序下附益之言經師訓詁之謬非盡序之失也序之失者間亦有之蓋經師流傳歷年久遠斷文錯簡未免沿訛口授耳承豈無乖舛一二之違不掩八九之合故愚於序說固不敢迂詞曲說以狥其失亦不敢以偶然絓繿遂因噎而廢食也

譜說

詩之所不可廢者序也而其所不可泥者譜也鄭之作譜以表序也而轉以累序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論世知人誦讀之要務而於詩為甚何者書之時世易見而詩之時世難詳幸有古序以粗陳其略而附益其下者又或勉強牽合以離其本而譜且鑿焉何彼襛矣之序曰美王姬也而譜必繫之文王則平王齊侯不得不改訓以從之矣常棣之序

曰燕兄弟申之者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而譜亦繫之文王則不得不謂推而上之矣至若序之刺幽王者譜復移而刺厲王而情事不相應合緯繣彌甚為鄭學者墨守其說而不變復迂曲其詞以就之而譜之時世遂為經之障蔀序之疵痏焉故曰譜不可泥也雖然譜之失者數端而已餘固非有大失也後儒病其閡隔併序而棄之務為以意逆志之法而假假於去聖千年之後將何所據以論其世而知其人乎夫四牡北山

並陳勞苦般靁采綠悉屬懷思同一鼓鍾而辟雍之與淮水何分同一燕飲而伐木之與頍弁何別使非得其時世其不至害辭害志者幾希昔歐陽子作毛詩時世論極詆康成之謬然猶搜其遺譜為之補綴闕亡序而存之以垂於後將使後之學者擇其是而去其非不敢憑恃胸臆秕糠一切嗚呼何其慎也近世何黄如濫引僞書妄更世次目為世本安溪李文貞又強分鹿鳴以下為西都雅楚茨以下為東都雅求之本詩皆無證驗

何以折前人之角乎鄭譜果於限斷致滋掊擊而又强生枝節正歐陽子所謂笑奔車之失而疾驅以馳之者也如斯之類皆當闕疑以毋失寡尤之義斯可爾

韻說

韻非古也古有音而已而動於喉齒牙舌唇之間吐納有輕重其勢不能無轉而非所謂叶也至於餘聲剩語雜以方言如且胥思忌之類並由天籟非假人為自四聲之譜作而叶韻之說興承學之士遂以為一成不易

雖矯强繆戾必不可通者亦委曲遷就以從之而古音亡矣所幸三百篇具存猶可反覆推求以庶幾得其萬一而又一歸之叶更何望哉夫詩者商周之作也韻者齊梁之學也以齊梁人所定之韻上律商周時所作之詩雖淺夫小儒知其不可而高賢碩士乃信之不疑者今韻熟復於口而古音不聞於耳不出於叶將舌橋不可下以為是不可以讀詩也而於古人聲應生變以成其音者不能悉究之以盡其理於是有不可叶不必叶

不當叶者而一一叶之其叶之而適得其本音歟叶者不知也叶之而大悖其本音歟叶者亦不顧也夫如是則東可叶西南可叶北而字無正呼詩無正字矣豈理也哉唐陸德明氏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所著釋文廣備音義欲以推求古音而大指所歸猶不離乎齊梁區域至宋鄭庠作古音辨約繁就簡綜為六部又引沙門神珙反紐旁正之例以通其滯而古音始有可求同時吳棫韻補先成而鄭辨出於詩傳既成之後故朱子未

見其書止據吳氏叶音補其漏略以為定本良可惜也
鄭書既簡要可遵而字不在一紐之内者兼採旁聲尚
滋疑惑明陳季立益加搜討作毛詩古音考上參易書
下及楚辭參同太玄凡漢魏以來有韻之文臚列為證
其說可据本朝顧炎武復為四聲一貫之說而三百篇
之詰屈可通叶韻之說真成疣贅矣近日東川龍為霖
著本韻一得謂六書諧聲轉注即言韻之祖諧聲即虞
書所謂和聲轉注即樂記所謂旋宫發揮蔡氏五音二

變之旨於詩樂得其通貫葢字有四聲古相通用惟是四聲之中各有逺近相隔過逺皆須轉讀以和之大抵通者皆可轉而轉者不必皆通不可通而可轉即二變和五音之妙也後世錮於韻書謂古音已不可求而輾轉矯拂違其自然豈生變成方之義哉故因前人之說而備論之

龍雨蒼本韵一得會於友人處借閱一過其書分平聲十二韻以合十二律分入聲七韻以合七音而以

七音收納十二律準古七均之法以明四聲一貫之理𪓐𪓰者或斥為臆撰不知其本於橫渠張子及蔡氏新書黃氏樂典而加務善之今其書遠不可致錄其可憶者數條以公同好其書曰人但知於通處尋踪而不知於轉處察脈豈可與言韻哉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故徵與角羽與宫各相去二律絶不相通以變徵變宫和之而後通此論韻之大略音律之定理也又曰或以支微齊佳灰無入而以

質錫職緝為眞青蒸之入毛西河本章氏韻學集成不知支紙寘質四聲天然有口者皆能辨之如鴟鴞章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則子上而室入東山章鸛鳴於垤婦歎於室灑埽穹窒我征聿至則窒至去而垤室入采芑章以朞韻上去入為韻尤屬顯然支微灰皆林鍾微音朞韻統之矣蓋入者聲之會歸平多入少正以由博返約天下豈有無入聲之字乎又曰或謂侵鹽閉口不通東蒸顧亭林本鄭氏古音辨不知公弓庚青蒸詩中同押者甚多如無羊

篇以新以蒸以雎以雄則東蒸同押矣小戎篇騏駵是中騧驪是驂則東覃同押矣覃通侵塩載寢載興秩秩德音則侵蒸同押矣如斯之類不勝枚舉愚按樂典言東冬清青固當合一虞模麻遮亦不可分所以備二變也以諧聲轉注為主使七音一呼而聚四聲不召自來則一貫之道已此即張子蔡氏以二變通五音之義龍氏蓋本諸此

辨體說

風雅頌之名定於周初作樂之時各有體格音節雖代遠年湮古樂流散而讀者可以循環諷詠而得之何者音節亡而體格具也傳箋依文解義明而未融馬遷述贊離騷區別風雅得其神理而其言祇為屈子著評非為本書宏義故略而未詳季子聞歌頌聲但云盛德所同則其論寛而不切經生墨守曩聞罔知界別於是王雅降風豳詩析段魯升為頌衛進於雅種種繆悠紛綸而莫能究正矣後儒惑於其說遂謂風非無雅雅非無

頌一唱百和六義混淆不知三百舊編部居久定中經散亂夫子重加釐訂自言雅頌得所則風之無所竄入可知學者不奉夫子之言以為論斷而好為新說非所安也朱子集傳出而區明其義皦若日星顧風詩但主國名而周召獨加標目斯義猶晦昔杜預釋左知以南為文樂而未及此詩劉炫釋鼓鐘謂南如周南之意而猶作疑詞宋程泰之始据左傳之文指為南樂實與呂氏春秋之說相應至謂詩題舊無國風則鹵莽而自呈

敗闕矣亭林顧氏以南豳雅頌為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其説較圓而義實支贅蓋南雖樂名不離風部以風附南是風之外别有南而周禮六詩何以不列其名耶若籥章吹豳止於七月一篇豈得與二雅三頌同標名目雖顧氏之意兼及雅頌諸章而數詩體格既殊用亦止於田野非如南之製體純而為用廣也惟是風雅頌雖成三部而部各分體如小雅之聲飄揺和動大雅之奏典則莊嚴頌則周為肅穆商實簡古魯近鋪張竊嘗

循其義例求之於風覺二南節短韻長别具深醇之氣迥非列國之風可擬此則所當區論者也

標興說

賦比興居六義之三而傳家獨標興體亮哉毛氏之深於詩也夫六詩先風風之入物也微故史遷謂詩長於風而孔子删詩托始焉興之為義近於風故風人之作興居八九當其觸物起情連類寫狀初無指切而擬議環生若近若遠之間其志可觀其言可味也東坡氏之

言曰興之為言猶曰其意云爾意觸於當時時去而不可知故類可以意推不可以言解也三者之中興為微妙而與比相鄰易滋回惑故毛氏首標之其專言興者或比或賦文義燦如無容著别康成求義太廹以興為喻往往於傳所不言亦意為興致使比興混淆不分區宇其昧風人之義而失毛氏之指遠矣朱子病其淆也遂謂興有全不取義但取一二字相應者則又矯枉而過之又謂關雎兼比綠衣兼興氓蚩三義錯陳簡兮兩

端並設如斯之類不可枚舉似與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之說同其阻礙竊嘗揆之本經叅之毛傳詩之取興全以發端兩言為主所謂感物而起也若隨章逐句枝枝節節以求之則義例轉煩難於指說矣先君子之言曰風人之致莫妙於興比賦之篇皆涵興意特其區宇有定全在開端求劍刻舟轉淆其意耳西漢詩人猶存遺意東京而降雕繪彌工而興道消亡矣余覽東氏補笙皮氏補夏摹古文辭非不爛然可觀而尋其義趣閒爾

神凋失興故也是以重歎毛氏之深於詩也

正變說

風雅正變之說原於詩序朱子從之而夾漈鄭氏山堂章氏力詆其妄蓋泥於美刺以為正變而覺其難通也故欲排而去之不知其暗於世運文章相為升降之故而未嘗虛心涵泳以求之也夫所謂正變者亦從乎時世之大凡及乎詞氣音調之間以得之耳文武成康之盛風俗茂美民氣和樂不必亟亟於頌美其君而主治

之清明皇躬之斂錫無不見焉其士大夫雍容樂易言近指遠所謂樂之隆非極音也昭穆而後淳風漸漓夷厲以來彌滋急刻雖間有令辟而風俗頽敝靡由進於大同緇衣淇澳之思正所謂饑者易食渴者易飲其去二南遠矣采芑六月揚厲軍威嵩高烝民鋪陳功伐豈復有采薇杕杜下武有聲之遺意乎正變之區蓋在於此而沾沾於美刺之云動成隔礙亦固哉高叟之為詩矣朱子謂先儒本以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為正風雅固

不謂變者皆非美詩其論得之抑商周二頌皆肅穆近古而魯頌辭多夸飾已開勒石紀功之漸無復昔人形容盛德之美成伯瑜氏謂頌亦有變實補序說所未備蓋必正變備陳然後盛衰之迹著學者於以觀世焉而烏乎去之

詩樂說

凡詩皆樂也樂之八物所以節詩而從律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樂語者詩也荀卿曰詩者中聲之所

止也葢以詩為本以聲為用離詩以言樂則鐘鼓之徒樂而非樂也故謂笙詩無辭者鄭夾漈非也離樂以言詩則後世之徒詩而非詩也故謂詩有不入樂者顧亭林非也世徒知雅之用於朝頌之用於廟南之用於鄉人邦國而餘詩者未詳所用遂以為不可入樂而徒陳美刺轉疑司馬氏三百皆絃歌之説為不可信而興詩成樂竟為截然不相侔之事矣昔季子請覲周樂而太師所歌變風變雅皆在焉今非中聲所止則魯之樂工何能

强叶諸律以次第歌之朱子斥鄭衛諸詩為里巷狹邪所歌不可用之鬼神賓客夫用之鬼神未聞也用之賓客則鄭伯之享趙孟六卿之餞韓宣叔孫豹之食慶封固有用之者矣至秦穆公之賦六月叔孫穆叔之賦鴻雁中行獻子之賦圻父戎子駒支之賦青蠅皆變雅也而謂有不入樂之詩乎說者謂賦也非歌也若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非歌乎且樂有不必盡用之鬼神賓客者詩序云風者主文而譎諫虞書曰工以納言

時而颺之注家言樂官誦詩以納諫也又國語稱師箴瞍賦矇誦則美刺之詩譜而歌之以朝夕獻善敗於君非即所以用之者歟奚必鬼神賓客之用之始為樂也劉舍人有言詩為樂心聲為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可謂達於其旨者矣

思無邪說

詩者思也發慮在心而形之於言以攄其懷抱繫於作詩之人而不繫於讀詩之人坦然明矣論語之言詩獨

詳曰誦曰學曰爲皆主於誦詩者也今直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而已是論詩非論讀詩也葢當廵狩采詩兼陳美刺而時俗之貞淫見焉及其比音入樂誦自瞽矇而後王之法戒昭焉故俗有淳漓詞有正變而原夫作者之初則發於感發懲創之苦心故曰思無邪也鄭衛諸篇古序久著定說惟敬仲等綴詞麗雜箋疏附會間有穿鑿轉使後賢疑而不信夾漈力肆詆排朱子因之作詩序辨悉取刺淫之篇改爲淫者自作而於其詞之

似涉男女者概目之淫揆之此章之義不無扞格因以
思之一字移而屬之讀詩之人竊有未敢即安者夫使
詩本有邪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必志氣清明執守
純固者能然非可概望之人人也且果如是即何藉於
詩之觀感乎古之賢人君子不得志於君臣朋友之間
而未可以頌言也往往托悰閨闈寄語蹇修以致其纒
綿悱惻之意如不知作者之志本出於正而徒泥其辭
則屈子九歌真若有目成之事而陳思賦洛必難解於

感甄之誣矣豈不枉其情事哉余於朱子之書篤信服膺而學庸章句論孟集註尤夙加研究頗嘗泳其義趣為之申明辨說而此章所陳未敢曲狥者關於說詩大義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也若夫鄭聲之未必即為鄭詩淫之為義未必定屬淫奔則別具鄭篇茲不具論云

迹熄詩亡說

孟子歷敘羣聖之事而以孔子作春秋繼之迹熄詩亡著明所以作春秋之義實千古道脈所關而諸儒相仍

舊說未聞卓論蓋自成康有不能復雅之云而范甯序穀梁遂謂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此龜山所據以雅亡為詩亡者也然考趙岐註孟則曰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是漢儒原立兩義後世鄭學盛行遂遺趙說李迂仲兼而存之古義略具王魯齋則謂風雅頌俱亡而安溪詩所又特舉風雅為說論莫能一愚竊以為都非要義所欲究者王迹耳王者之迹何預於詩春秋之作何與於迹此義不明則不獨黍離降

風支離難據即迂仲曾齊安溪諸說亦可存而不論蓋王者之政莫大於巡狩述職巡狩則天子采風述職則諸侯貢俗太師陳之以攷其得失而慶讓行焉所謂迹也夷厲以來雖經板蕩而甫田東狩舄芾來同撻伐震於徐方疆理及乎南海中興之迹爛然著明二雅之篇可考焉洎乎東遷而天子不省方諸侯不入覲慶讓不行而陳詩之典廢所謂迹熄而詩亡也孔子傷之不得已而托春秋以彰袞鉞所以存王迹於筆削之文而非

進春秋於風雅之後今即諸儒所論詩亡者而衷之則魯齋為近蓋詩者風雅頌之總名無容舉彼遺此若疑國風多錄東周魯頌亦當僖世則愚謂詩之存亡繫於王迹之熄與不熄不繫於本書之有與無也好學深思之君子尚有以誨予不逮焉

以意逆志說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而孟子之詒咸丘蒙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後儒因謂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又謂少間

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道理此論讀書窮理之義則可耳詩則當知其事實而後志可見志見而後得失可判也說者又引子貢之知來子夏之起予以為聖門之可與言詩者如是而後世必求其人鑿其事此孟子所謂固哉高叟者而非聖賢相與言詩之法也不知學者引伸觸類六通四闢無所不可而考其本旨義各有歸如切磋本言學問之事則凡言學問者無不可推而謂詩論貧富可乎素絢本有先後之序則凡有先後者無不

可推而謂詩論禮後可乎斷章取義當用之論理論事不可用以釋詩也然則所謂逆志者何他日謂萬章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正惟有世可論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今不問其世為何世人為何人而徒唫哦上下去來推之則其所逆者乃在文辭而非志也此正孟子所謂害志者而烏乎逆之而又烏乎得之孟子之論北山也惟知為行役者之刺王故逆之而得其嘆賢勞之志其論

凱風也惟知七子之母未嘗去其室故逆之而得其過小不怨之志不然則普天率土特悉主悉臣之恒談耳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亦蓼蓼者莪匪莪伊蒿之同類耳何由於去古茫茫之後核事考情而得其所指哉夫不論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孟子若預憂後世將秕糠一切而自以其察言也特著其說以防之故必論世知人而後逆志之說可用也

虞東學詩卷一

宗人府主事顧鎮撰

國風

案序風有二義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是也孔氏頴達曰詩以當國為別謂之國風

周南

周召之地鄭譜謂在雍州岐山之陽文王受命作

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以為二公采邑施先公之教於巳所職之國朱子集傳因之夾漈通志謂周為河洛召為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此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為作詩之始黄實夫范逸齋皆從之按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摯虞言古之周南今之洛陽洛陽為豫州其南為荆州漢廣采之荆汝墳采之豫則周南之地界畫然矣若召南自陜而西朱子

嘗疑雍州地狹未免不均竊考周官職方氏雍州實兼梁地惟自雍及梁故得稱南類攷謂江沱之間即梁山之界葢据禹貢岷山導江東别為沱而言其說可信至於為汜為渚則自蜀至楚江行數千里在在有之不必專屬夏口故二南之地當以通志為定論也至於南本樂名毛鄭皆云自北而南諸儒力詆其失愚謂樂之為南正以風化之被於南方而得名不獨漢廣汝墳江沱諸作義炳事

白餘若南有樛木陟彼南山南澗之濵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所指方名無有及於他者不坦然衆著乎夫風雅之道莫盛於南周之季世屈騷宋賦猶為後代文章之祖則詩之始於南信也無容𢬵彼駁此章氏如愚曰周南召南樂章之名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及於江漢故作樂者采自北以南土風而名之曰南用為鄉樂燕樂射樂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化斯為達詁爾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顧炎武詩本音服古蒲北反友古音以陸德明音義樂五教反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孔子刪詩錄關雎為風始所以表化原而彰周道之隆也通篇只窈窕二字而淑之意已盡蓋窈窕本言室宇深邃詩則借以形

容女子之淑故傳曰幽閒也幽則深潛不露閒則安靜自如言幽閒而貞靜可知首章已盡其義下二章反覆咏歎之淑女指所求者而言服事也鄭箋思服者思供内事之無人也曰求曰思曰友曰樂皆以致綢繆繾綣之意若曰我憂其未得耳得則我將友而樂之非本其未得而据今始得也序言后妃之德不言美后妃葢序者㮣括全詩大㫖以為是樂得淑女者乃后妃之德也周南首三詩皆后妃自作而此篇自

敘其思在進賢出於至誠悱惻所謂德也所謂哀不傷樂不淫者也衍者語小滯耳或謂妾媵不足以當好逑愚謂此出自后妃口耳逑匹也妾媵不可謂匹然則公侯好仇臣乃可匹君耶葢賛美之辭宜然也張氏綱云后妃求淑女說者止稱其無妬忌之行此未足盡關雎之義葢治外者求人才治内者求淑女惟文王得多士而立政於外后妃得淑女而輔佐於内則由閨門而達之朝廷自無一事之不理所以協

濟大業卜年卜世之永者其本實基於此集傳則用歐陽氏本義按毛於發端兩言下即注興也字最有意理所謂觸物起情也必逐章逐節求之則六義無定屬矣今斷以章首為定後倣此○釋雎鳩者郭璞云鵰類鶚也陸璣云似鶚深目目上骨露幽州謂之鷲陸佃謂鷙鳥不雙是也傳謂摯而有别葢取其别不取其摯鄭釋之曰摯之言至其義差異集傳獨云狀類鳧鷖葢得之淮上人語通志亦以為鳧類而又指

為白鷹則非矣按爾雅雎鳩王雎揚鳥白鷹各為一物不得牽混荇爾雅作莕接余也陸疏雎云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然考醢人職豆實無荇菹則傳言采之以事宗廟未可信也興意取其柔順芳潔而已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萋喈韻補齊佳通首章三句一韻中間谷木隔韻次章下五句

皆韻詩本音谷莫濩綌斁皆魚虞之入聲三章六句皆韻章黼韻學集成支微紙平上通詩所否房以反

毋古滿以反後同

詩言治葛之事而於其事之前後撫景生情勤儉孝敬之義盎然流溢其為后妃自作無疑葛可為絺綌者精曰絺粗曰綌灌木叢木也集傳薄發語辭如楚辭言蹇言羌之類詩牖污煩也毛傳煩撋之用功深鄭箋阮孝緒曰煩撋猶挼莎音那梭私燕服衣禮服集傳首章因時感物以動其勤職之思寫狀初夏時景物如繪益意

念難忘處雖時過景銷如歷歷在目也次章正言其事而為之有序服之不厭葢親執其勞知其成之不易故雖垢敝而不忍厭棄集傳惟勤乃儉也末章既成其事而澣濯之細皆有成法而不可紊歸寧之告必由師氏而不敢專既敬且孝也序謂后妃之本者得之呂氏讀詩記曰關雎后妃之德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葛覃所陳是也經師必欲推本在家釋歸為嫁釋告為教迂曲甚矣張氏栻曰周自后稷以農為務

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家室則重織紝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咏歌其勤苦此王業之本也按傳以發端三句為興乃興體之常變則通下三句為興是以首章興起下二章實與毛義相成更密若以為賦則情味既短而黃鳥三言為贅矣今從毛鄭為興○羅願云葛生山澤間其蔓延盛者牽其首以至根可二十步傳曰黃鳥摶黍也陸璣云黃鸝留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齊人謂之摶黍一名倉庚一名

皇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嵬隤罍懷灰皆通觥古音光後同

卷耳官人說本左氏歐陽著論謂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然序者但言其志原不以預外為疑自古創業之君類得賢后之助周家世有婦德后妃尤為卓冠

故孔子論周才之難以為有婦人焉而馬融指數十臣以文母班旦望之列非無見也杜氏預云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于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為急劉氏敞云后妃於君子有警戒相成之道此詩言警戒人君之意不謂自己求賢審官也郝氏敬云不越酒食不及爵賞借中饋以効箴故謂之志歐陽本義仍主序說朱子舊說亦從之至為集傳則斷以為文王不在而思念者葢疑嗟我懷人之言不可

施之臣下也愚謂古人設辭不如後世之拘忌過於泥滯轉恐害志夫推文王之不在而擬於征伐拘幽似已顧汝墳困役其婦人猶知以公義勉君子殷雷望歸其室家亦能以畢事勗其夫以后妃之聖而徒幽愁煩寃為後世閨情之倡雖曰不永傷而傷已甚矣周公定樂以關雎三詩為亂用之燕射鄉飲之間亦何取此幽愁煩寃者而奏之故愚以為當從序說也陶晚聞師曰性情正斯德業修葛覃所以次關雎

也愚續之曰重本務而急親賢卷耳所以次葛覃也

今集毛歐朱嚴諸說而衍之云后妃以采卷耳之不

盈知求賢之難得本義而念此在列之賢人毛傳勤勞於

外我馬虺隤而玄黄惟思酌酒以自解朱子舊說至於僕

馬皆病而今云何乎長歎而已詩緝則勞苦之極諷君

子當厚其恩意無窮已之辭也朱子舊說呂氏讀詩記曰

夫婦一體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此而體羣臣之

意則不可不同也室有轑釜之聲則門無嘉客況后

妃心志所形見者乎按采卷耳是興非賦毛以爲憂者之興則猶泥於辭也○孔疏爾雅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毛傳相反或傳寫訛也集傳未經改正觥罰爵也鄭箋容五升陸佃謂兕善抵觸故以其角爲罰爵朱子曰周禮有觥罰之事謂以觥罰之耳非必觥專爲罰爵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

君子福履成之

后妃不妬忌而衆妾以禮義相與和箋則和氣致祥而君子安受其福易曰視履考祥故稱福履毛傳訓履為祿則釋言文君子指文王而后妃逮下之美自見箋義為長木上竦曰喬下曲曰樛樛則與下相接故葛得而附之興后妃逮下而衆歸心全篇重一樛字纍綴得理也說文荒芘覆也呂叔與縈旋貌說文言纏之遍也綏安也毛傳將猶扶助也鄭箋成就也毛傳言其福無

不成就用意一章深一章陳見復師曰王風之葛藟取其庇本根此詩取其上附興義各有屬○爾雅諸慮山藟註云似葛而麄大陸疏一名巨瓜似燕薁亦蔓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序言后妃子孫衆多衍之者曰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歐陽以為倒說螽斯微蟲何以知其心

不妬忌據序宜言不妬忌則子孫衆多如螽斯也愚謂順文解義當如行者之言不當如歐陽氏之言也

按疏詵即甡字說文謂衆生並立之貌呂與叔曰螽斯始化其羽詵詵然比次而起故傳訓衆多薨薨羣飛聲博雅揖揖會聚也毛傳言其羣而立羣而飛羣而集所謂羣處和集也集傳以況不妬忌得其意而已非謂是物之性不妬忌也下兩字各對上兩字生義振振有奮動意繩繩有連行綴續意蟄蟄有靜伏相安意

況子孫之多而賢也据蟄蟄言則爾字應如集傳指
螽斯三宜字隱躍見不妒忌之所致傳箋不言興正
義引鄭志之言以為興非也當從集傳為比○爾雅
蜇音斯螽蚣音嵩蝑須方言注曰江東呼為蚱蜢疏謂七
月斯螽與此一也嚴氏詩緝以螽斯為蝗斯螽為蝗
屬誤矣蝗乃是阜螽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
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

于歸宜其家人華古音敷家古音姑後同

序言后妃所致則文王之化可知詩以桃興之子一章言其華二章言其實三章言其葉次第而形其盛也傳以蓁蓁興形體則鑿矣室家家室家人變文叶韻或屑屑求之皆贅說也孔氏釋傳謂於秋冬行嫁此據東門之楊傳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為言也集傳引周禮媒氏之文則據鄭箋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馮氏復京云媒氏中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蓋時至

中春則農桑已起昏期過晚故不禁若正為昏姻之時而復不禁奔豈禮也哉按荀卿云霜降迎女氷泮殺止葢九月至二月皆可昏也此與匏有苦葉詩義相應何氏古義曰嫁娶自季秋至孟春不拘其月及仲春而猶有男女之無室家者則以媒氏會之雖奔不禁奔非淫奔事殺禮簡不能如常昏焉故曰奔也然則仲春之昏固為權制矣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葢亦媒氏會之之意周禮疏引王肅駮鄭義亦同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罝古音雎仇古渠之反

傳箋俱以罝兔之人即為賢者葢惑於墨子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也伊尹割烹百里自鬻孟子斥為好事者之妄此亦其類若以罝兔與武夫為近則閎夭泰顛豈武夫耶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謂即出此罝兔之中吾不敢信三復詩言定當屬興陸氏奎

勲舉曹植所云開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為設興之義其說近纎要以肅肅興赳赳椓杙興干城中逵興好仇中林興腹心則義有取爾矣葢見兎罝之嚴整本義而思輕勁有材力之武夫說文猶樂記所謂聽鐘聲則思武臣也丁丁然築杙於地而張罟其上使兎不能逸隱然有扞禦之象故以興干城干也城也皆所以為禦疏言扞蔽如盾防守如城也丁丁人所聞中逵人所見中林聞見所不及蘇轍兎罝屢進而深

故所興亦屢進而重好仇腹心則非直奔走禦侮之才矣三章俱以肅肅冠其首可知臨事而懼為武臣絕大本領亦以見古人相士別具心眼非徒以勇健為才也文王遏密侵阮伐崇戡黎一種蹶生氣象於此可想不待讀皇矣有聲諸詩而後見也朱子曰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未嘗稱王之一驗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耳集傳既以屬興而訓義猶仍毛鄭恐非定說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有古音以後同

只采芣苢一事而自始至終傳寫曲盡王平仲云芣苢之外有不見不聞者所謂其儀一心如結也陸氏奎勲曰有樛木之不妬忌則有螽斯之宜子孫有桃夭之宜室家即有芣苢之樂有子編詩之序如此陸氏深曰詩凡四十八字内用采字凡十三芣苢字凡

十二薄言字凡十二除助語才餘五字耳而敘情委曲從事始終與夫經行道路招邀儔侶以相容與之意藹然可掬天下之至文也即此可以見和平矣王氏肅曰自關雎至芣苢房中之樂按詩當從集傳為賦○爾雅芣苢馬舄馬舄車前陸疏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孔疏江東人呼為蝦蟆衣毛以為宜懷妊而陸璣陸佃皆以為治難產輔氏廣謂毛公說亦只是陸璣之意非謂能治人之無子也何氏楷曰山海經云

芣苢食之宜子然出於西戎又爲木名縱有之亦別是一種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息集傳從韓詩作思詩本音泳古羊向反永古于兩反韓詩作羕鄭庠古韻江陽庚青蒸與養敬梗上去通馬古莫補反

桃夭兎罝芣苢猶在境内漢廣汝墳則其流漸遠此編詩之次第也先以木之高竦不可休興女之高潔不可求章首四句其義巳足再出四語以咏歎之叠下四不可韻味深長音節清婉悠揚讀之如見此女之端莊静一令人肅然起敬苦葉之詩曰深則厲淺則揭漢廣之詩曰不可泳不可方風化之美惡昭然矣秣馬秣駒歐陽氏引史記雖為執鞭所欣慕焉語固圓活但上言之子于歸而此人願効僕役頗覺唐

叕何氏古義曰秣馬謂親迎也言欲娶之者必秣馬以行親迎之禮而後可明不可以非禮干也鄒氏忠允曰喬木不可休錯薪則可刈也游女不可求于歸則可效也按詩言娶妻每以析薪起興此詩明言于歸何說似無病二三章承上章不可求來畧作開語以致敬慕之意末又重述前語咏歎見其終不可求耳詩曰不可求行者曰求而不可得失其解矣箋葢附其意以為說古義曰泳以絶流横渡言故漢言廣

方以順流上下言故江言永張次仲弋志箋記曰婦女嬉遊非美俗游女不淫其本事而採為盛世之風何也揚子曰習治則傷始亂習亂則好始治文王之時驕主在上放溢恣行裸體牛飲充斥後宫而陌上有整容之女豈易得之事歌王化而及漢廣是立少觀多即此形彼之意當於言外得之按詩宜為興○爾雅小枝上繚為喬又句如羽喬又上句曰喬皆言其枝若無枝直上則是檄而非喬也馮疏漢有二源

一出鞏昌府秦州之嶓冢山至四川重慶府江津縣入江者西漢水也一出漢中府沔縣之嶓冢山至漢陽府入江者東漢水也胡氏東西二源圖曰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東流為嘉陵水合潛為西漢水東源出漢中嶓冢山始出曰漾合沮曰沔東流為漢馮疏江源出成都府茂州岷山西南流經灌縣又東北流經重慶夔州歷常德至武昌合漢水於漢陽之大别山說文方併船也爾雅謂之泭郭云木曰簰竹曰筏小

筏曰泭月令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沈括云楚亦荆木之别名荆在薪中尤翹翹者故析薪者欲刈之孔疏下章蔞草亦言薪者因此通其文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此章說義毛傳最簡箋謂君子反而得見之於思則愈是已役罷寧家而末章云云猶曰勉之以正不幾

贅乎陶晚聞師曰伐其枚而又伐其肄以喻王室斬
刈之威日朘月削枝幹盡傷生理將盡魴魚所由赬
尾也以為感時則非其義矣葢當時汝旁之國困於
虐政有釜魚累卵之危而文王受命為伯率以供役
其家人知必有以安集之也故設為始憂終喜之言
而卒乃勉之以正非既見之後猶為此言也曰伐枚
曰伐肄曰如燬一種歷階酷烈剝牀以膚之狀可見
曰父母孔邇一種兒憐獸擾喁喁待澤之意可思杜

子美新安吏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用此意也按

晩聞師謂詩非婦人語君子指文王埜南國之歸文

王者作後見世本古義其說正同但向來說詩家無

不以為婦人詩再考劉向列女傳薛君章句及後漢

周磐傳所引皆然故仍從序說毛不言興今按詩意

宜為興○馮疏汝水出魯陽縣大盂山黄柏谷逕蔡

潁州入淮按大盂山在天息山西三百里傳則用水

經說今考胡氏導淮圖則馮說為信爾雅釋丘墳大

防注謂堤李巡曰崖岸狀如墳墓又釋水汝為濆郭引此詩作濆為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之名毛不用釋水用釋丘者以詩墳字從土不從水也若常武傳訓濆為涯則用釋水義戴氏侗曰條枝之脩達者枚條之搏直者傳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羅願曰魴體肥不能運其尾加以横流其勞甚矣張子曰魚搖尾多則血流注尾故赤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

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角古音陸末句不入韻又合三章自為韻

關雎至汝墳德化之自家而國也終以麟趾則國之本在家故曰關雎之應也說者謂化成而麟至則濵矣麟興文王后妃趾定角興公子公姓公族于嗟麟兮歎文王后妃亦是歎公子公姓公族所謂至於兄弟也詩所○說文麒仁獸也牝曰麟說者執此以為歸美后妃不知對說則分牝牡單舉則麟即麒禮運云麟以為畜大戴禮云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豈

但舉其牝者乎甚矣固者之不可與言詩也

召南

說見周南沈氏守正曰岐周久被文王之化其民忘故詩多熙皡而忘南國新變淫亂之俗其心悔故詩多湔洗而露惠元龍詩說曰二南之詩非一時所作有自其前而追詠之者如甘棠行露是矣有從其後而附益之者周室既微王姬下嫁尚循婦道則關雎鵲巢之化及於後者遠矣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居御平去通詩所御王肅讀魚據反

關雎摯别鳲鳩均壹兩詩遥對命義顯然故關雎序曰后妃之德此序亦曰夫人之德也詩牖曰鳩居成巢亦無成有終之義夫人之德借鳩以見之百兩御百兩將百兩成與琴瑟友鐘鼓樂同一喜樂尊奉之意然淫泆咏嘆則關雎深矣居受其成也方嚮而往

也一章主迎故曰居二章主送故曰方毛訓為有未詳今用萬邦之方注義盈滿也興媵娣之多也御迎也將送也成成其婚禮不當如傳言成其百兩之禮也百兩形其盛不當如傳言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鵲巢興諸侯之有國鳲鳩興夫人而兼及其媵不當如詩所以鵲興夫人鳩興衆妾也鳩當如傳作鳲鳩爾雅邢疏可据歐陽謂鳩類最多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鳩耳按爾雅釋鳥無直名鳩者不如舊說之安○爾

雅鳲鳩鴶鵴註今之布穀也邢疏詩召南云維鳩居之謂此也漢書注車一乘曰一兩朱公遷曰百兩極其盛而言由士昏禮從車二乘等而上之亦恐不及百乘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沚事上去通

蘩之供祭見于左傳再見於夏小正戴德傳又射義

云士以采蘩為節樂不失職也序皆與之合可以為定論矣被副編次之總名毛氏謂首飾者得之不當如鄭以為髲鬄夙夜在公總上公侯之事公侯之宮而言葢正指祭時薄言旋歸則祭畢而歸矣不當如鄭祭前祭後之說聞之師見復陳氏曰詩人美刺每寄於容儀服飾閒玉之瑱也象之揥也賤之也充耳琇瑩會弁如星愛之也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薄之也美目揚兮巧趨蹌兮惜之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危之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思之也側弁之俄醜之也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慕之也維玉及瑶鞞琫容刀壯之也其笠伊糾其鎛斯趙慶之也貝冑朱綅榮之也如此之類多矣若采蘩夫人廟中愛敬之狀有未易形容者讀被之僮僮數言千載之下如或見之不學詩無以言此之謂也○爾雅蘩皤蒿陸疏凡艾白色者為皤蒿夏小正傳曰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旁勃也皆豆實也濟南張氏疑為二物非也由胡者其本也

故曰毋旁勃者采其上體四旁勃然而生葢自本及枝皆可為豆實按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副以覆首若今步揺服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為之若今假紒服之以桑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傳曰被首飾也副編次皆為首飾皆得名被箋乃引為髮髢而疏引少牢被錫証之不知少牢之文本主婦被鬄句錫衣侈袂為句錫今文作緆敖繼公曰緣之訛也若以錫為鬄連屬上句則侈袂之衣不知

何衣矣陳祥道曰詩被之僮僮少牢主婦被錫衣侈袂皆非髮髢今依毛訓首飾則少牢之被屬次此詩之被屬副無容貫辭矣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降古戶工反後同

此詩之義毛鄭失之今從集傳黄氏櫄曰序曰大夫妻而說者以為未嫁之女已失其旨且以草蟲阜螽異類相感而憂念不已則下二章采蕨薇而憂悲豈亦恐為異類相感乎序曰以禮自防非懼為淫風所染而以禮制之也人情思極則易怨大夫妻雖憂念君子而不敢怨其上斯為以禮自防爾陸佃曰忡忡中而不下降下也惙惙綴而不解說解也人喜悅則心和平嚴緝故終以夷言之未見之憂一節緊一節既

見之喜亦一節深一節按儀禮合樂召南三詩越草蟲而取采蘋疑其簡錯陸奎勲云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見曹氏放齋詩說集傳為賦當從毛作興○爾雅釋蟲草蟲負蠜阜螽蠜陸疏草蟲如蝗阜螽蝗子陸佃云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曰負蠜孔疏草蟲鳴晚秋之時爾雅蕨虌注云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虌陸佃云狀如大雀拳足如足之蹷故名陸璣曰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据本草

薇有二種生水旁葉似萍者爾雅所謂薇也故曰垂水生平原山谷似柳葉者白薇也此當為白薇朱謀㙔曰采薇采蕨季春時也見歷時久

于以采蘋南澗之濵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下古音戶後並同

詩首言采蘋藻次言治葅末言薦豆集傳謂循序有常嚴敬整飭即序所稱循法度也五于以疊下而以

兩語結之章法絶奇毛鄭引昏義教成之祭王肅則謂大夫妻助祭之詩主毛鄭者据經稱季女主王肅者据序稱大夫妻愚謂毛鄭是也春秋書逆婦姜來逆婦皆未婚時已正其名而易漸之女歸吉歸妹之女承筐又皆以嫁而稱女復何疑於季女之為大夫妻乎所當辨者牖下耳按奥南少東穿壁為交窗其名曰牖在戶之西奥不正當牖近見戴震所作宗廟圖甚分曉不得以牖下為奥箋云戶牖間之前疏云

去牖近故曰牖下也考特牲少牢事主于室主婦薦豆皆自房中奠於筵前無奠於牖下之文惟昏禮自納采至請期主人皆筵於戸西西上右几禮皆註曰外設為神布席其為牖下明白可据禮不言祭而教於公宮教于宗室實見於記則教成之後應有祭也牲用魚芼以蘋藻記不及詳義為補其闕耳故牖下之義明而此章之說定矣在牖下者孔氏以為外成之義以女尸祭鄭氏所謂成其婦禮也襄二十八年傳濟

澤之阿行潦之蘋藻置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萘櫜

括此詩為言○爾雅苹蓱其大者蘋若水上浮苹乃

其小者謂之薸而非蘋也郭註分明詩緝誤駁爾雅

莙牛藻邢疏引左傳薀藻言此草聚生故曰薀薀聚

也毛傳云聚藻陸疏扶風人謂之藻聚為發聲也陸

佃云生道旁淺水中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

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敗卦韻憩霽韻本通

詩多後章深於前章而此詩二三章乃遞淺於前詩

遞淺思遞深也集傳用二非特字說義最精詩所云

伐者取其條榦敗者殘其枝葉拜者攀援而屈曲之

茇曾舍焉憩曾息焉說曾一過而停車焉物之惜也

至於微而猶愛人之愛也自其暫而猶思說詩之義

盡矣史記謂巡行決獄說苑謂還職止舍俱無足論

○爾雅杜甘棠注云今之杜梨陸璣云棠梨也又杜

赤棠白者棠陸璣云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

澀而酢按爾雅上條舉其味言甘則有不甘者矣下條別其色言白者棠則赤者不得單名棠矣毛倒其文曰甘棠杜也殊違爾雅之義又方言杜蹻澀也趙曰杜梨子澀因名據此合陸璣說則甘棠為棠梨赤棠為杜梨矣朱子改用郭註恐亦誤也樊光云赤者為杜白者為棠杜棠實兩物有杕之杜赤棠也蔽芾甘棠白棠也注家牽混故滋後人之疑耳考通志野梨小而酢者為杜海紅子為甘棠近日朱彝尊則謂

蘋婆果即甘棠俗呼檳子者乃赤棠也未詳所据存之以質知者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汝從 夜古音豫後同二三章家字不入韻

列女傳說詩多違經義而此傳稱申人女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持義不往夫家訟之於理

而申女作詩云云實與經義相應韓魯二家皆同康成謂禮不足而强求朱子謂室家之禮未備都用其說首章述其自守之辭下二章鼠牙雀角之疑終明其誣序所以歸美聽訟也誰謂女無家箋言似有室家之道於我語意覺更渾成顧起元曰速獄速訟即是多露沾身不足不從則夙夜之露自多我身之行自潔是亦以首章興下二章之法○詩牖角音陸嘴之銳而鉤者雀有喙而無角說文牙牡齒陸佃云鼠

有齒而無牙爾雅增謂之墉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皮古音婆蛇古音陀後同革緎食同韻

詩美其人每樂道其衣服容儀王平仲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即為羔羊之箋傳可也詩牖曰行難自然賢者特甚着一節儉于胸中縱不露于大廷必不能渾忘於私

室故退食委蛇為難稍有意便是公孫宏之布被愚按全詩純用咏嘆只末二語錯綜顛倒不但大夫之賢宛乎如接而朝無闕事宫有餘閒一種太平景象溢於楮墨故曰鵲巢之功所致此篇神似周南不獨可以配兎罝也羔裘朝服非退居服也葢自公朝服此而退故即所見稱之織素絲為組紃以英飾裘縫疏之言詳矣紽緎總傳義未明胡氏一桂謂縫之罖兀為紽有界限為緎合二為一為總區别明畫五字之

義無聞嚴氏范氏謂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其說近鑿

戴岷隱續記疑皆絲之量數於理為得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質疑靁斯陽遑隔韻子哉平上通

望其歸而無棘欲閔其勞而無怨詞美之曰振振君子疑當為大夫遠行從政而非微賤勞苦者之所可

當也詩人聞靁起興陽而側側而下靁愈近君子愈遠呂柟不必謂施號令於四方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敢居謝枋得庶幾早畢事而旋歸所謂勸以義集傳不必謂功未成而未得歸也劉氏瑾曰此詩猶周南之有汝墳任氏啟運曰以在字喚違字以違字喚歸字何字若問哉字若呼顧氏夢麟曰此詩為反興之始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

其謂之三今通

續讀詩記曰此擇婿之辭父母之心也詩記古義皆同毛以

梅與男女之年鄭以梅紀婚姻之時古未有以梅實

紀時者毛義為允詩所曰吉納幣也今擇吉也謂告

期也比舊說近情事三迨字序所謂及時也謂父母

之心欲其及時亦文王之教也集傳取紀時故為賦

今用毛義當屬興○馮疏郭云梅似杏實酢此江南

之梅邢昺引陸疏花葉不同陸自說秦風之梅耳詩

在召南應如郭說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昴讀留寧

都魏際瑞詩經原本引律書北至於留謂詩本用留字而漢人書為昴也龍為霖云昴名留非可即讀為留也徐邈音茅白華茅猶同韻

夫人無妒忌之行而賤妾安于其命藍田呂氏之言簡而明矣傳以三為心五為噣集傳不從改曰三五言其稀以下章參昴例之恐非其義然傳箋之意以

心噣參昴為大星而衆無名之小星隨之在天猶衆妾隨夫人以進御則其説迂曲不可從夫人為太陰之象妾借餘輝以照故取象于星言星則已小矣書曰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箕畢豈無名小星相彼下民何緣有尊大之象耶或謂心以三月見於東噣以正月見於東詩人一時起興何緣三五並舉不知宮人進御定非一時或當心在東時或當噣在東時矢口而吟不必刻舟求劒也肅肅毛訓疾貌集

傳訓齊遫貌讀書通謂遫與蹙通則齊遫者謹而疾也雨肅肅見其疾謹兩寔字見其安命毛不言興當從集傳為興○古義三五專指噣噣即柳也步天歌云柳八星曲頭垂似柳近上三星號為酒享宴大酺五星守此詩之作蓋在冬春之交柳在東參昴在南皆一時所見是說存考晉志參十星昴七星孔疏參實三星下三星為伐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元命苞曰昴六星蓋北六星為卷舌中一星為天讒晉志兼舉

南北元命苞專言北也或曰以窺微鏡測之參凡二十四星昴凡三十六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汜以悔本通

小星下能安而序曰惠下江汜上能悔而序曰美媵互見其義也郝氏敬曰小星以日月之光比夫人江汜以洪流之量比正嫡劉氏瑾謂亦周南樛木螽斯

之類然安勉殊矣江興嫡汜渚沱興衆媵黃實夫從水決復入取義以喻嫡之始棄而後悔則求義太切非依微起情之謂矣凡興皆舍比意而實非比當以意會不當以巧說況例之渚沱其說難通勢必又生別義不如康成大小並流之無岐說也以與過漸相親近悔處歌則終無芥蔕矣按序衹言不以其媵備數耳以猶用也讀詩記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如此平說甚妥始不與後乃迎之皆說詩者為之辭

○爾雅決復入為汜邢疏謂凡水決之岐流還入本水者則不必專指夏水矣又小洲曰渚李廵謂四方皆有水則亦不得謂之水岐矣又江為沱注引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疏謂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湔山與江別而更流此注言書曰者指梁州也荆梁皆有沱而郭指梁州者著其別流之處故序曰江沱之間殷周皆并梁入雍故召南之地得至梁州詳見通志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

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

無使尨也吠包誘平上通麕春隔韻脫讀兌

商俗靡靡男女之間違道敝化者多矣禮不備而强

迎如前章所謂室家不足者是不必云强暴侵陵也

召伯奉揚仁風宣布德教民知無禮之可惡而詒以

從容誘導死麕所以繼行露之後也毛鄭說義頗滯

而大指不失如訓誘為導訓如玉為德訓白茅為潔

清訓末章為吉士以禮來之意皆得惟死麕死鹿解

義未融又以感帨尨吠為非禮刦脅此漢儒解經拙處按士昏禮納徵束帛儷皮注云皮鹿皮是昏禮當用鹿皮也執皮者必攝之故以包束為言而茅又純潔之物可以藉禮易所謂薄而用可重者是也當昏禮殺止之時女之當嫁者有如玉之德求女之吉士可不用儷皮為禮以相誘導乎昏禮自納采問名以至親迎禮儀周備節次從容舒而脫脫無急遽無苟略也感帨尨吠則躁急欲速非從容誘導之謂矣故

兩言無以戒之正與脫脫句相足廹切求之則轉失矣按左傳昭公元年鄭伯享趙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杜注謂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可為是詩之證毛不言興佘從朱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襛石經作襛華古音敷車古音姑襛雝隔韻次章首句不入韻詩本音以矣李

為韻者非

首章以肅雝美王姬不敢斥言而但咏其車美意自見次章先女尊王姬也末章先男成婦順也唐棣桃李只是形容盛美維絲伊緡則取合姓綢繆之意此詩新舊諸說紛紜莫定一惑於正風無東周詩故傳箋皆謂武王女因訓平為正李迂仲附之且訓齊為一矣一惑于魯莊之世歸齊者有兩王姬其在元年者為齊襄公其在十一年者為齊桓公襄桓二君皆

在位迎娶不可稱子種種疑團莫能開解日知錄曰宣王之世未嘗無雅則平王以下豈遂無南此必其詩可存二南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以莊王之事繫於南與以文侯之命附於書一也其說近是又按昏禮記無父者皆稱子襄桓二君雖難臆定要不得以稱子獻疑○爾雅唐棣栘郭云似白楊江東呼為夫栘又常棣棣疏小雅常棣之華又本草郁李仁一名棣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七月所謂薁也

非此唐棣馮疏陸璣知唐棣常棣各一種却不當以郁李為唐棣論語集註云唐棣郁李也亦陸疏誤之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詩所葭古音姑豝古伯吾反虞字不入韻

騶虞毛傳以為義獸而賈誼新書謂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囿之司獸二說皆起於漢儒歐陽本義嚴氏詩緝范氏補傳並主賈說葢以爾雅釋獸無騶虞而射義有樂官備之文也按虞為司獸古有其官文囿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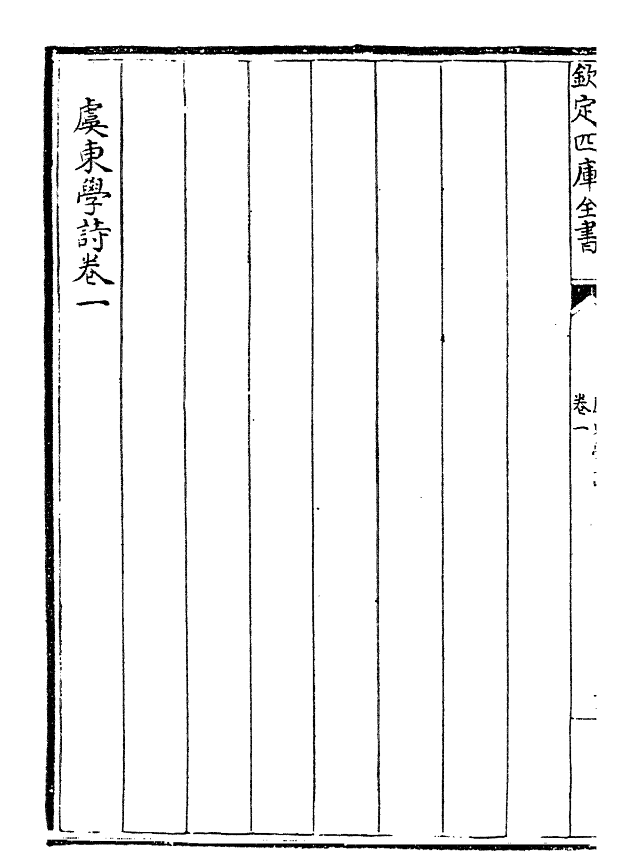
騶未詳所据或引左傳六騶指為二官彼此牽合彌不可信若騶虞之為獸則見於劉安鴻烈解相如封禪書不獨毛傳也顔師古以為白質黑章張華以為珍獸若虎尾長於身陸璣以為不食生物不履生草諸君博物洽聞語皆符合爾雅諸釋罣漏實多不得緣此遂謂古無是物也至射義樂官備箋謂一發五豝喻得賢人多義不屬於虞官未可援以為證今集傳亦宗毛義無容別為之說至此章詩義疏謂獸五

豝惟一發者不忍盡殺仁心如是故于嗟乎歎之實勝中必雙疊之説末句不入韻亭林謂古人言盡而意長歌止而音不絶故有句之餘有章之餘如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其樂只且文王烝哉之類皆章之餘也凡章之餘皆嗟歎之辭不可入韻然合三數章歌之則章之末句又未嘗不自為韻此説得之質疑引劉瓛言乎虞自為韻則析句未安亦聲短而節促矣陸堂詩學又謂虞字與嗟字應益破碎不成文皆

屬衍說○爾雅葭華注曰蘆也葭蘆注曰葦也疏葭一名華葦之未成者然則葭也蘆也葦也一物也其曰蒹𦵔者似萑而細曰菼亂者似葦而小則别草也詩緝以為一物四名誤矣爾雅翿彫蓬薦黍蓬疏曰說文云蒿也草之不理者月令藜莠蓬蒿並興是也爾雅牝豝毛所据也集傳改為牡豕季本謂將為豆實用牝者非何楷用杜氏說謂春蒐擇取不孕者此皆曲為之辭其實春田所以除田豕故專以豝豵言

之無瑕計其犯壯也特訓詁當有根據耳爾雅豕生三豵二師一特葢豕生三子謂之豵鄭箋本此集傳則用說文語

[seal stamp]



虞東學詩卷一